

心香一瓣

等你的冬天

◆ 韩枫桦

今年的雪比往年的雪来得晚些。那天清晨推开窗,楼下小叶女贞树上覆盖着一层薄雪,像给整个庭院披了件半透明的白纱。我拢紧睡衣,浑身被窗外寒风刺得发抖。看到窗外白雪,我突然想起与父亲冬天之约的终生遗憾。父亲走的那年,初秋的风特别锋利。我站在部队营房门口,望着远处光秃秃的邙山岭,总觉得那风是从山背后刮过来的,带着某种不祥的预兆。电话铃响时,我正在整理行装,部队即将开赴凤凰山参加冬季驻训演习。

“你爹说想见见你。”娘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粗糙得几乎听不出原调。我握着话筒的手突然沁出冷汗,话筒在掌心打滑。二弟在电话那头抽泣,说父亲这几日总对着我的照片发呆,夜里咳嗽得整晚房都动了。

邙山岭上的风提前灌进了我的喉咙。我带着部队药厂上班的小妹赶最后一班长途汽车回家时,车窗外的杨树正疯狂地抖落黄叶,像在举行某种仓促的告别仪式。父亲躺在靠窗房边上的实木床上,身上盖着那件我前些年寄回来的军大衣。阳光透过门窗照进来,把他消瘦的脸分割成明暗交错的格子。

“回来啦?”父亲的眼睛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下去。他伸出枯枝般的手,指甲缝里还留着厚厚泥土的痕迹——那是他干了一辈子农活留下的痕迹。我握住那只手时,感觉像握住了一把晒干的玉米秆。

小妹蹲在木床边削着苹果,水果刀在果肉里转出连绵不断的红皮。父亲突然说:“我梦见你小时候掉进冰窟窿。”那是30年前的旧事,我7岁那年偷跑去水库玩,冰面裂开时父亲正好扛着铁锹路过。此刻他腔里传来拉风箱似的喘息:“那时候我能单手把你拎出来……”

黄昏的光线里,我看父亲身上军大衣胸口别着的军功章在闪烁。那是我年轻时参加湖北抗洪抢险救灾的纪念,抗洪抢险归来我把这枚军功章送给了父亲作为纪念,父亲平时把它锁在樟木箱最底层。我说等冬天冷了,就回来接他去部队过冬。“机关食堂炊事班腌的酱豆,配上你带来的高炉烧饼……”我描述着营房通红的暖气片,描述课堂里蒸腾的热雾,描述哨兵呼出的白气如何在零下十几摄氏度里瞬间结霜。父亲听着听着,嘴角浮起一层薄薄的笑意,像阳光照在即将封冻的河面上。

归队那天清晨下着冷雨。父亲执意要送我到村口,小妹撑着伞跟在后面。他的背影在雨幕中渐渐坍缩,最后变成一粒模糊的灰点。我没想到这是最后的印象——7天后部队正在组织实弹射击,二弟的电话突然切进作战电台:“哥,爹走了。”

演习场上的硝烟还悬浮在空中。我坐在团机关的指挥车上往汽车总站赶,一路上被寒风吹得哐当作响。经过某个结冰的池塘时,我恍惚看见7岁的自己正在冰面上蹦跳,而年轻的爹举着铁锹从堤坝上飞奔而来。

葬礼上,娘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父亲临终前写的便条:“告诉老大,别惦记我过去冬了。他想我的时候,我会变成风飞过去见他。”小妹在灵堂角落发现父亲偷偷收拾好的行李:叠得方正的军大衣,用报纸包好的高炉烧饼,还有那枚别在军大衣上的军功章。

今年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我站在小花园里看雪花盘旋。风掠过耳际的瞬间,忽然变得异常温柔。恍惚中有人替我拂去眉睫上的霜花,那触感熟悉得像30年前从冰窟窿里把我拎起来的大手。

等你的冬天终于来了,父亲。现在轮到我站在风雪里,等你乘着北风来探亲。

诗路放歌

写给母亲

◆ 张俊梅

我的降生本身就是一种错,母亲从第一声啼哭开始,无时无刻不在消耗你的生命,你的爱我睁开双眼,世界一片光明而你的世界从此渐渐走进灰暗

期盼和担心丛生
把你带入黑色森林,从此
你噩梦缠身
无法挣脱我藤蔓一样的纠缠
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懂

你的森林渐渐被积雪覆盖
每一根柴草都是我为你设下的羁绊
你的坚韧逐渐被脆弱替代
是我把你的钙质抽空
只留下孱弱和苍老

直到今天
你的每一个迟缓和蹒跚,以及
你还在努力积攒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的错

香山庙怀白居易

◆ 杨铭桢

嵩岳苍茫处,香山庙貌崇。
苔侵碑篆古,窑隐幕云封。
吏倦诗犹健,民忧句自工。
千年风雅客,谁继白翁踪?

灯下漫笔

人类个体共同汇就的王者之气

◆ 孟玉璞

读二冬《仪式的能量》一文,他说,“‘仪式’应该是一种神性的能量。各种小型的仪式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能量场,更宏大的庄严感,即使没有信仰,也让人不敢太放肆……”我认为他只说对了一部分,或者说只说对了一层。往深一层说,这庄严的仪式里尽是细腻精致的细节产生的能量,才让仪式成为仪式,让这些物件生出庄严感来了。

这让我想起了去北京雍和宫参观,在展馆的玻璃橱窗里,看到乾隆御笔书写的诏书。工整娟秀的蝇头小楷,洋洋数千言的关于建造雍和宫的系列介绍,字里行间散发着一种能量,隔着一尘不染的玻璃窗,一下子吸引了我,让我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开。一个封建王朝的帝王亲笔诏书何以透过二百多年的时光吸引着我,让我驻足让我玩味儿,让我心生一种崇拜,心生一种敬意?

回到宾馆放大了高清版近距离看,嘿,原来吸引我的是他平静而秩序井然的内心,是他所书写的这些字一笔一画所散发出的能量。这能量来自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字,来自字与字之间的起承转合,来自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布局结

构,来自整个篇章的一气呵成!来自那不急不躁经年累月的塑造和建构,来自他亿万人之上的俯瞰和维视,来自他气定神闲的运筹帷幄和挥洒自如的王气,这是一种气势,更是一种功力,是这些细腻的细节所散发出来的能量的汇聚。这时候我忽然明白了皇家与众不同的王气所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精心护理,都得到精心的种植和培养,而且经年累月,从来没有间断过。一棵树一枝花一个物件每一个细节都在精心护理下生出了不一样的情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有别于普天之下其他事物的气场,一种恒久的优雅与精良。

而去了那些有名的高校,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连树梢上流淌着的都是文化,这时候才豁然开朗:那是这里的人身上的气息带给他们的,是这里的人对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照料和呵护在它们身上的体现,也是这里人的生活习性、人生哲学、生活理念在它们身上的映射,让它们也如这里的人一样有了这里人的气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特有氛围,而这个氛围就是它们身上散发出看不摸不着却时时刻刻能感受得到的能量场,而这能量就来自它一枝一叶的舒展与吐纳,这时

候忽然明白“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深刻含义。

忽然记起《大学》里的句子,“诚于中,形于外”,决定于细节的是内心的诚恳,这也是那些古刹禅院有年代感的原因,并不是有了岁月就附丽给了它厚积的沉淀,而是那建造这寺院或者是做这个物件的人发心之虔诚,态度之端正。所以做这事时,出于虔诚,让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严肃庄重细致地对手头上的活儿进行打磨,使所有的心力和才情都倾注在这物件上,才使得这物件发出了神性的光芒。

但是你再去感受一下现在新建的庙宇和禅寺,因为要赢利,因为没有了信仰没有了虔诚的心,都是空的,最后只剩下了功利和商业,所以就有了商业性的粗制滥造:簇新的神像和建筑裸露着粗糙的干枯的白瓷,哪儿哪儿都是新的,哪儿哪儿又都是粗的,没有打磨没有细腻的做工,因为在赶工在计件,造了没多久的佛像金漆起了皮褪了色,造了没多久房檐屋顶就开始破败或开裂,墙漆开始大块大块脱落,呈现出一种簇新的败坏。让人对寺庙的崇敬感顿失,信仰的虔诚度在这些败坏的细节里刹那间跌落,人心的力量立即减弱了,一个个被金钱腐蚀的心

在每一个破败的细节里昭然若揭。唉,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经得起岁月,不是什么东西经了岁月都变成了文化!文化是人内心温柔的质素和深情浇注开出的花。

一粒文化的种子种下去,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经久日深的氤氲,开出了灿烂之花。当一个有年头的物件辗转到你手里,吸引你的一定是那份用心和细腻,还有这份用心和细腻所打造出的能量!

那是打造者经年累月的自律和功夫的体现,是他的身份、地位、心性在这物件里的流溢和灌注。这细腻里充盈着精致的细节,是流畅的细节与细节的组合,是细节的科学合理的安排,是细节的深度叠加高度张扬。我们常常因为鉴赏水平和学识修养不够,看不到它的美或者无法准确地感知品鉴他的美,只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气息吸引着你。

所以,我向往北京,向往的不仅仅是那有着700多年历史古都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向往的还是那全国顶尖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各专家学者的所在,向往的是他们这些人类中光灿精良的个体共同汇就的王者之气。

人生讲义

精神家园的迷失与回归

◆ 王兆贵

有人请教罗丹,怎样才能把大理石雕成那么传神的雕像。他回答说,“这很简单。你拿来一块大理石,把不需要的统统砍掉。”罗丹的这番话,听起来幽默,说起来简单,细细想来却无道理。

我们知道,雕刻技艺本身并非这很简单。然而,“把不需要的统统砍掉”,却说尽了创造性艺术的要言妙道。不论是书法、绘画、雕塑、建筑,还是文学、影视、戏曲、音乐、舞蹈,所有门类的艺术都讲求取舍,讲求留白,最忌画蛇添足,节外生枝。

艺术是这样,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洞明练达的人生境界,说到底就是删繁就简。所谓“断舍离”,其要义不是扔东西那么简单,而是卸下冗余的精神负担和物质累赘,该戒断的欲望要戒断,该舍弃的物品要舍弃,该疏离的关系要疏离。

当初我们来到世上,本来是赤条条一身无物。随着年龄的增长,身心的挂碍也逐渐多了起来。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都以为是自己需要的。在物资短缺的年代,也许还觉得不出这样的生活习惯有何不妥。但当时代的列车将我们载入新世纪,带进物欲横流的市场大海,人们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都被充分激活了,异乎寻常地昂奋起来。一个劲地买买买,囤囤囤,以至于出现了房奴、车奴、卡奴等被消费异化的怪现象。物质欲望的膨胀,带来的是

社交、可忘掉的琐事,尤其是头衔、名分、面子等原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我们知道,雕刻技艺本身并非这很简单。然而,“把不需要的统统砍掉”,却说尽了创造性艺术的要言妙道。不论是书法、绘画、雕塑、建筑,还是文学、影视、戏曲、音乐、舞蹈,所有门类的艺术都讲求取舍,讲求留白,最忌画蛇添足,节外生枝。

艺术是这样,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洞明练达的人生境界,说到底就是删繁就简。所谓“断舍离”,其要义不是扔东西那么简单,而是卸下冗余的精神负担和物质累赘,该戒断的欲望要戒断,该舍弃的物品要舍弃,该疏离的关系要疏离。

当初我们来到世上,本来是赤条条一身无物。随着年龄的增长,身心的挂碍也逐渐多了起来。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都以为是自己需要的。在物资短缺的年代,也许还觉得不出这样的生活习惯有何不妥。但当时代的列车将我们载入新世纪,带进物欲横流的市场大海,人们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都被充分激活了,异乎寻常地昂奋起来。一个劲地买买买,囤囤囤,以至于出现了房奴、车奴、卡奴等被消费异化的怪现象。物质欲望的膨胀,带来的是

社交、可忘掉的琐事,尤其是头衔、名分、面子等原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现代工业流水线正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海量商品。为迎合时尚、刺激消费,商家的广告无孔不入,铺天盖地,极尽夸张溢美、哗众取宠之能事。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除包装愈益华丽、功能有所延展外,无非是衣食住行用品的花样翻新。在电脑和手机网络资讯中,各类商业广告“爱你没商量”,加上大数据嗅探,只要你搜寻过某方面的信息,与之相关的推送便跟踪而来。打开朋友圈转发的短视频,推销与带货的内容就更是连篇累牍,喧嚣不已。

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拉动内需和刺激消费。但是,内需是指正常

客中元旦

黎贞(明代)

东风先我过梅关,为报今年海外还。

万里归装何所有,浩吟诗思满江山。

刘淞海 书

左素菊

这是一群年轻人扎根沙湾翠山深处,成为大山的拓荒者,用毕生奋斗写就的一部深入生活、展现山乡巨变的诗篇。《遥远的阿合别勒》作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入选作品,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这部原名《翠山情》的小说曾在番茄小说连载,点击量破百万。

大学毕业后,苏世宏卖了婚房,拉着一辆板车,带着妻子何小文,一头扎进翠山——当地人称“阿合别勒”的深处,成为“拓荒者”。初人大山的他们,寒夜听狼嗥,白日斗顽石,把汗水砸进盐碱地里,更有一地鸡毛;和狡猾的护林员老拜周旋,跟疯癫的老哈斗智,与马寿禄等井主暗中较劲,甚至连一向稳定的夫妻情感也遭受考验,更被一场“意外”的山火烧掉了刚刚收好的棉花……尽管一次次被命运推入绝境,但灶台上的热粥、门前田里的蜀葵、身披积雪的山脉,早让苏世宏和何小文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相融——他们用不屈的意志和智慧,终让这座曾被遗忘的翠山渗出层层绿意。

该书以真实经历详细呈现了沙湾翠山工程,记录了一处山乡的基本结构、农业生态、关系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同时通过边疆山乡的变化故事,展现了边疆地域文化特色与胡杨精神,搭建起地域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让读者深入了解真正的边疆建设。同时它也是一部文学的“田野调查”,为这个时代“巨变”留下宝贵而真实的记录。

小说叙事视角在城市的回望与山乡内部的变化之

间切换,形成了有效的张力与对话。这种“双重视角”避免了单一的理想或苦难叙事,而是冷静、客观地呈现了山乡的淳朴与闭塞、城市的机遇与疏离,展现真实生活情境,引导读者进行辩证思考。一如小说主角在翠山奋斗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人,遭遇了很多事,但他们依然向往“世外桃源”,对此作者嬴春衣并没有把它写成一个友情互助的“乌托邦”,因为有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益和善意的一个平衡点,这是生活中的真实一面——有时候把一些“伤口”或“伤痕”呈现出来,才是文学作品的本质。

该书以真实经历详细呈现了沙湾翠山工程,记录了一处山乡的基本结构、农业生态、关系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同时通过边疆山乡的变化故事,展现了边疆地域文化特色与胡杨精神,搭建起地域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让读者深入了解真正的边疆建设。同时它也是一部文学的“田野调查”,为这个时代“巨变”留下宝贵而真实的记录。

小说叙事视角在城市的回望与山乡内部的变化之

人与自然

楼下有树

◆ 龙建雄

仿佛一个个老者;许许多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或枝叶扶疏,或团簇如盖,它们形态各异,稳稳地扎根,寻着自己的天地。半山坡上,有一棵香樟树,它独占一方角落,枝叶尽情向四周舒展,仿佛在宣示,这一片阳光、这一方水土非我莫属。靠近小区围墙区域,有一丛细竹,它们谦逊地聚在一处,只在墙根下留有一片清瘦的身影。

居高临下的原因,眼睛所到之处,一山一山的树,它们彼此相邻,近到几乎可以触碰对方的臂膀,却又神奇地互不侵犯,从它们的空隙看去,下面山上有爬山的石路,也似乎有行人踩出来的小路;它们的根,在不见天日的泥土下,我猜想一定签署有“互不侵犯条约”,彼此绕过,或轻轻一握,各自汲取所需,你不欺我,我不扰你;形形色色的树,大大小小的树叶,它们在空中交错,各自安好,用“携手相伴”来形容比较合适。

或许会审美疲劳。有些时候,我会把目光停驻到眼前,楼下那一片不算广袤,但足够丰饶的草木之间,我时常静静地看着那些树,与它们来一场心灵间的约会。

俯看下面山丘的树,高矮不一,错落有致。

零星有木棉树,春天时一树一树的红,在绿被层中格外显眼;挺拔的玉兰,花开时像栖了一树皎洁的鸟儿;敦实且延展面很大的榕树,气根垂落,

我时常想,树木之间,不言语,不协商,它们却懂得“和而不同”的道理,践行得干净与彻底。树与树,林与林,它们各自站立,自由呼吸,因为风的招呼才彼此点点头,彼此迁就,又互不相扰,共同织就一片葱茏的绿意赠予人间。我得,这“贤庄”周边的和谐,树与树的默契应该功不可没。

风,绝对是“贤庄”四周一片树林的神秘使者。

有时,使者亲和力十足,它带着南湖的湿润与草木的清香,轻轻地来,树就成为一位位谦谦君子,树叶柔柔摆动,像在低语,它配合着轻风,仿佛在集体弹奏一首让人心旷神怡的安宁曲调。有时,使者“来者不善”,它像一个莽汉,用力地摇晃每一棵树的躯干;于是,所有的树叶发出“哗啦啦”的抗议,它们像一群群激流的泳者,弯下腰,又弹起,重复,再重复。也有时,使者极不

友好,风像一个喝醉的暴君,整个世界都在听它怒吼,树木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树枝被折断,绿叶被剥离,好多树弯成了惊心动魄的弧度,仿佛下一刻就会匍匐倒地……

幸运的是,风静之后,树,还是树。一山一山的树,依旧郁郁葱葱,它们沉默地站立在原位,向天地宣告着生命力的强韧与不屈。

四季,便是“贤庄”从容的画师。

岭南有四季,四季皆如春。不过,我看楼下,四季还是格外地分明。春日里,树枝头会萌生出一簇簇嫩黄,春的欣喜再明显不过;夏日,阳光下那浓香化不开的墨绿,看着的人,心静自然凉;秋来,整片山五彩斑斓,有的叶子染了金边,有的染了枫叶红,在日渐疏朗的天气里,显得格外醇厚而温暖。不得不说冬日,树叶不因秋去而悲切,片片风情还在,枝干盘错着伸向明净的天空,像一幅幅淡雅的素描。

立于窗前,我恍然顿悟:这楼下,何尝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有山,山是依靠;它有风,风是呼吸;它有水,水是血脉;它有景,景是容颜。而树,便是这一切的见证,它们立于天地之间,将山的沉静,风的激荡,四季的流转,乃至生活的这座城市所有缩影,沉淀为一种无言且强大的生命力。

楼下有树,有山,有风